

新都市主义:一种塑造高品质城市 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

姚 珏,丁继军,凌 霓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简述城市公共空间的理念、新都市主义运动的起源和设计准则,分析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空间建设由于受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而导致的普遍问题,探讨通过新都市主义的多元功能混合、宜人化、重视环境与人文的三大设计策略来塑造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新都市主义;设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 TU984.18 **文献标识码:** A

0 引 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所有城市市民的空间,是人们公共交往、进行物质能源交换、信息交流的开放性场所,城市历史文脉传承的载体与都市风采展现的舞台,素有“城市客厅”的美誉。西方传统的公共空间从古希腊的民主与自由中孕育而来,古典广场使人们的公共活动、集会空间从的宗教圣坛走向普通生活中。因而“广场”被著名的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称为广泛地容纳着众多功能的,完整而有机的社会空间体系^[1]。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广场”的单一范围内,它包括了交通、街道、广场、公园和绿地等多样化空间,也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体育文化和购物等公共场所,还包容虚拟的网络群落、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和宗教组织等。如果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公共空间同时也是城市这一有机生命体的子系统,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有机的网络系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思潮、价值观念、

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和技术条件的创新,人们解决公共空间问题的理念与方法很不相同,欧美城市公共空间就经历了由古典到近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性演变^[2]。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突显人性化、关注多样性、重现宜居性社区为价值取向的城市设计理念,取代了现代城市“功能主义”的理性和实用,是欧美城市公共空间思想的一次全面升华,让人类意识到一个全新的多元化、信息化和人性化人类社会的来临,意识到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1 新都市主义的背景和设计原则

1.1 新都市主义的背景

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城市化的高峰时期,通过城市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引起的郊区化运动、卫星城运动来展示现代主义的成就。然而,现代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街区环境,没有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相反,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犯罪率高、贫富悬殊、公共设施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生活成本高等问题十分突出,并直接导致了传统城市街区邻里友

善、和谐相处的人居环境不知不觉被现代文明侵蚀殆尽的严重后果。基于城市的快速扩张、传统空间日益瓦解、饱含人文精神的公共空间不断流失的背景,并受到后现代主义“人性化”理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以美国佛罗里达沃顿郡海滨镇规划为发端,新都市主义运动在北美萌芽。新都市主义试图通过重塑城市社区活力的方式来遏制由于城市迅猛扩张(urban sprawl)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重点强调提倡塑造城市高品质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主张借鉴传统小城镇的规划思想,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紧凑的功能混合的社区。新都市主义成为战后重要的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运动,它为了解决当代城市系统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公共空间的问题探索到了一条新途径。

1.2 新都市主义的设计原则

1991年《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出台,标志着新都市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96年新都市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规划师安德列·段尼和伊丽莎白·P·泽别克根据《阿瓦尼原则》在《新都市主义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中提出13条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分别从自然、社会与个体、城市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要求城市建设者要充分尊重自然,保持人文、生态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尊重人的情感、物质等需求,建造充满人情味的新社区,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生态学对新都市主义的重大影响,它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来看待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想符合传统、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

从《阿瓦尼原则》中笔者总结和概括出3个方面的设计策略,对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影响甚大。

a)社区多元功能混合原则

邻里、街区单元乃至单栋建筑内均有多元功能的混合设置。注重社区功能的整合、城市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以传统邻里开发模式为主。社区规划严格控制面积大小,通常半径不超过500 m,以街区公园为中心的步行距离范围内布置各种类型、适合不同阶层居住的住宅,穿插购物、娱乐等商业设施。追求社区邻里间的活动平衡,包括居住、购物、工作、上学、娱乐休闲和绿地公园等,并优先考虑公共空间。强调轻松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睦的邻里关系、便利的工作、尽情娱乐的生活方式。

b)宜人化的设计尺度

倡导以步行、轻轨等公共交通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新生活方式。提倡并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空间尺度控制在步行5~10 min的环境内完成。宜人化的步行街道成网络结构分布,相互连通,人车分离。街道相对比较狭窄,大都是优美的林荫道来塑造适合步行、骑车的空间尺度。高质量的步行网络以及公共空间使得步行更舒适,愉快、宜人。

c)公共空间领域感的塑造

构建一个具有高识别性的新社区中心,通常表现为公共广场、公共绿地或者繁华街头的标志性建筑。这个中心起引导视觉识别的作用并带来人们对公共空间的领域感、场所感,同时高识别性的街区中心也成为该社区的街道景观(street vistas)。这些景点建筑,特别是位于邻里中心的景观建筑,往往都留作公共服务性建筑使用,比如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教育、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之类使用。新都市主义对环境的建设不但体现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而且强调在开发建设中注意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最终营造一种领域感。

2 现状及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

2.1 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现状

2.1.1 传统文化的不利影响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带有开放性、市民性内涵的“公共空间”是欧洲城市学中的重要概念。公共空间体现了社会的公正与宽容,作为公有财产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无论他们是贫是富,来自何方,是主人还是过客。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象征着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民主参与和使用城市设施的自由权利,它是作为政治个体的公民的空间,是汇聚着城市的文化特质,包容着多样的社会生活和体现着自由精神的场所。公共空间是构成欧洲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自由民”的聚居模式,封建领主的割据在中国很早就被削弱了,这导致了帝王统治不像欧洲的领主统治一样与城市生活相对立。封建专制时期中国城市从来没有“自由”过,从来没有站在朝廷的对面上,而是用墙、门和鲜明的空间秩序象征着王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贸易因此无法促进市民平等权利的发展,因而也就未能形成欧洲那种体现市民社会精神的公共场所,或将某种民主原型在城

市物质空间上表现出来。而在欧洲,自由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使社会逐步趋向民主化、理性化、科学化、工业化和现代化。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市民化体制。工业发展的动力必须来源于自由的、资本化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以及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这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形成的。由于缺少独立的市民化发展,导致了中国在 19 世纪未能完成工业化的结构转型。广场、花园等在整个中国帝王统治时期是封闭型的空间,是封建君主统治机构、达官显贵们的专属领地。在中国的历史上,首都以及地方首府城市的中心都是统治阶层占据的封闭型空间,例如北京曾戒备森严的“紫禁城”,这与由市政厅、集市广场形成的“典型”欧洲城市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1.2 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弊病

历史进入当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城市建设 and 公共空间规划、建设中的影响愈加显著。最明显的体现是当前的城市成了一个抽象而失真的存在,盲目地沉浸在“宏大叙事、狂飙突进”的激进理念中。快速营建的城市公共空间像是由 GDP、气派、冷漠、规整和生硬堆积而成;缺少生机、亲和、魅力、舒适与人情味,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流失。

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过于信赖城市发展的理想功能模式,如柯布西埃称城市为“增长的机器”。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工作效率,忽视个人的感受与社会发展之间联动效果,造成当代大量的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情关怀,失去活力与魅力,无法再衍生出商业文化、娱乐运动、休憩交往等活动。这些大轴线、大尺度的英雄主义式的公共空间使人们得不到舒适宜人的环境体验,完全建立在城市形象的目的之上。但是,以形式主义手法为主的城市公共空间违背了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原则,忽视了地域文脉的传承。所以,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应该漠视当地人们的物质和情感需要,遗忘当地的历史文脉和人文特色。

总之,近年来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共空间基本上是远离普通市民的生活体验和真实需求的,因而是非人性化的。

2.2 塑造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策略的启示

如前面的分析,新都市主义运动的产生深受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突显人性化、关注多样性与多元化、重现宜居性社区为价值取向的城市设计

理念的影响。它在整体理念上是站在“功能主义”的对立面,新都市主义是一种塑造城市公共空间的全新设计策略,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规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a)新都市主义所倡导的社区特征是多元功能混合原则,主要为了合理利用城市资源,节约从居住到工作地的时间成本,并以坚持公众利益高于私人价值。它主张社区功能布局适度混杂,内部设置多种功能的建筑和设施如住宅、办公、商业、娱乐、教育等,主张居住混合——布置不同层次类型、面向不同阶层的住宅,如公寓、联排住宅、小别墅等。这种设计策略对公共空间有重要影响,完全颠覆了传统以功能主义规划为原则的核心理念,改革原本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功能单一的划分,人与人的交往活动被高速交通道路粗暴隔离,严重忽视了社会交往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导致城市公共空间人气贫乏,公共生活缺失安全性和活力度。社区内功能多元混合以传统邻里为模式,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创造社区内部人们丰富多样的生活与活动,如娱乐、购物、健身、交谈、聚会等。最终使得社区的各个公共核心生机盎然、充满人性关怀。这里有两个典型的案例,一个是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准厂房的改建项目。原来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工业区的标准厂房,现在通过“垂直叠加”设计,改变原来单一的生产功能,创造了一个集商业、办公、展示、文化创意等新功能于一体的创意产业园城市综合体,见图 1。另一个案例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项目^[3]。这是完全按照功能混合原则规划设计、全球第一个面向创意经济的,以昆士兰创意产业园区为核心、具有传统邻里特征的,集住宅、教育、零售、保健、娱乐和商业机会的新都市主义“创意社区”,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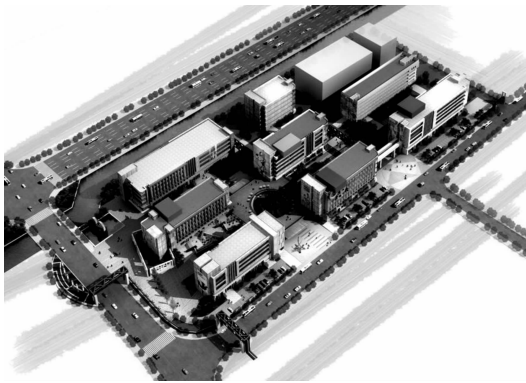


图 1 杭州和达创意园规划鸟瞰



图2 Kelvin Grove 创意社区规划平面

b) 高品质公共空间设计策略强调以宜人化的设计尺度。提倡在社区、邻里中观尺度空间要精心设计并提供人们的良好安全的步行环境。使人们无忧无虑地在社区各类网格道路中散步或骑车,将大大提高社区的整体活力,从而令人们对街道和广场等开敞空间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活动和有趣的故事^[4]。图3是 Kelvin Grove 创意社区的公共活动平台。它为步行者创造了城市中的“慢行”和“驻足”的安全空间:这里完全不受汽车交通的影响,人们可以自由自在交谈、读书、看电影……而步行这种慢速度的交通方式有利于人们细细观察人间万象,为人们的接触和邂逅创造良好机会。



图3 Kelvin Grove 创意社区公共活动平台

而现代主义以车行交通功能为主则带来相反结果,汽车高速运转,人们在大尺度城市中匆忙赶路,奔波于住宅与工作地之间,没有机会和时间参与公共空间、公共集会中充分舒展心灵。当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和出行方式后,人们便不能随意驻足停留,导致大量的人流与城市生活相互隔离和公共空间品质的急剧下降。

新都市主义通过以人为尺度而非以车为尺度来强调公共空间中心的集中性以及以公共建筑加强空

间的肌理识别,这和凯文·林奇提出的路径、节点、边界、标志、区域的空间结构理念类似;所不同的是新都市主义除了从形式上考虑外,更加重视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所阐述的各种自发性、社会性活动的分布与关系^[5]。譬如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有趣的事情、坐下来晒太阳、儿童游戏、互相打招呼、交谈和最广泛的社会活动——被动式接触,即仅以视听来感受他人,如街头杂耍。图4反映的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皇后街上的艺术家即兴表演。倒卧在地上的街头艺术家邀请了3个大人和1个小孩参与到他的表演中,同时还吸引了大量的行人驻足观看,时而喝彩时而惊呼,构成了一幅城市公共生活的鲜活画面。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其空间“容器”提供了一种凯文·林奇所说的“鲜明的可识别的都市环境”。因此良好的步行系统以及精心设计的以人为尺度的建筑、街道、广场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极为重要。



图4 布里斯班皇后街

c) 通过历史遗产保护更新与人文主义的细节设计策略来实现新都市主义重视环境与人文的原则。现阶段为了突显城市的历史底蕴,许多历史老城区开始了新功能新环境的开发与建设,强调保护历史人文环境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街区公共空间的开发有重要意义。历史老城区经过百年的积累自组织演化而形成,其空间结构、建筑聚落比现代的功能化城市来说更具生态系统性,它的空间、巷落无不蕴含着城市的历史特色和文化烙印。所以,历史老城区公共空间的开发利用更能成为当地居民精神生活的中心载体,比如杭州的丝绸城、西湖天地、南宋御街等都是高品质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它们不但给城市带来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并且能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保护传统文化与历史遗产,激发人们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和依恋感,见图5、图6。



图 5 南宋御街欧式与中式传统建筑的和谐共生



图 6 杭州丝绸城街巷

3 结 语

新都市主义的思想内核是对现代主义城市都市化和郊区化的扬弃,希望回到人性化和有机联系的社区,回归传统,保持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这是人类需求在一定高度得到满足后,需要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都市主义对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当前和未来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中国在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盲目扩张后,留下许多粗制滥造、冷漠荒凉的形象工程,这些硬伤在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历历在目。设计师应从新都市主义的理念中汲取营养,坚持宜人化的设计,重视城市已有社区的再设计和填补开发,遏制城市蔓延式扩张,再造城市的活力中心。关注普通市民的日常使用和真实感受,使公共空间成为人们享受城市生活、体认城市风情、彰显城市个性、领略城市魅力的积极场所,充分体现出上海世博会所阐述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和人类共同的愿景^[6]。

参考文献:

- [1] 周 进.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规划控制与引导:塑造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 [2] 王受之. 世界现代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 [3] 丁继军, 凌 霓. 浅析创意社区凯文格罗夫都市村庄的新都市主义设计[J]. 装饰, 2010(6): 99-101.
- [4] 杨德昭. 新社区与新城市:住宅小区的消逝与新社区的崛起[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6.
- [5] 杨·盖尔.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 [6] 单霁翔.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7.

New Urbanism: a Design Strategy for Creating High-Quality Urban Public Space

YAO Jue, DING Ji-jun, LING Ni

(School of Art & Desig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Urban Public Space, the background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New Urbanism. It analyses common problems which comes from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of the fast urbanized progress, and studies utilizing three design methods—New Urbanism’s functional complex, human scale, emphasizing environment and humanity—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pace.

Key words: urban; public space; new urbanism; design strategy

(责任编辑:马春晓)